

## 北大清华迥然不同

我先后在清华、北大求学就职 30 年，也许是因为我对清华、北大都比较熟悉，因此经常有人问我对两校的看法。

北大在戊戌变法中应运而生，是从封建时代的太学、国子监演变而来的，她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。清华建立于 1911 年，是用美国人退还的“庚子赔款”余额创建的，从最初的留美预备学校演变为大学。这些先天因素对后天个性必然产生影响。在历史上就曾有“北大老、清华洋”的说法。

北大历来以文理学科为主、以基础研究见长，重学而不重政、重道而不重势、重学而不重术，可以说是北大的传统。蔡元培认为，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，学为学理，术为应用。文理二科，专属学理；其他各科，偏致应用。治学者方可“大学”，治术者只不过是“高等专门学校”。他虽然也说过要学、术并进，但实际上看不起应用学科。在北大，重理学轻实学、重科学轻技术、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的办学思想是根深蒂固的。

上世纪 50 年代初高校院系大调整之后，北大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大学，文科由文史哲当家，理科由数理化当家，工程技术类学科和偏重应用的学科大多被剥离出去。而清华基本上成了一所工程技术大学，理科保留了一点，而哲学和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统统被剥离出去。北大、清华的这种学科特点也必然影响到各自的思想方针、行为方式和价值尺度。如果说科学的使命侧重于认识世界，那么工程技术的使命则侧重于改造世界。因此，北大更看重在认识世界方面有什么新思想、新见解，而清华更注重在改造世界方面有什么新方案、新成效。

北大思想解放、思路活跃、务虚能力较强，喜欢坐而论道，往往想法多、办法少，醒得早，起得晚。清华则严谨务实，虽然想法不如北大多，但办法比北大多，想到也能办得成。如果能把北大的“想法”和清华的“办

法”结合起来，势必如虎添翼。

北大和清华都有着很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，但表现形式大不一样。清华不但自我感觉好，而且很关注别人的评价。而使自己有充分的自信，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反正北大就是这样。清华注意内外有别，“家丑不可外扬”，尽管内部也有不同意见，但对外的声音常常是一致的。如果哪个清华人在外面说了清华的坏话，就会触犯众怒，招致“群起而攻之”。而北大则内外无别，常常“内战外打”，北大人在外面说北大的坏话是常有的事，人们似乎也无所所谓。在一些评奖、评优、举荐人才的活动中，因为来自北大的评委揭自己的短，而使北大落魄的事情时有发生，这在清华是难以想象的。如果上级部门到北大、清华考察人才，在北大考察的结果往往是“虽然……但是……”而在清华考察的结果往往是“不但……而且……”

北大和清华都地处北京市海淀区，经常要同市、区、乡镇、街道打交道，没有地方当局的支持寸步难行。如何处理好同地方当局的关系，是个大问题。如果学校自命清高，凡事走上层路线，那麻烦就多了。海淀区的一位领导对我讲，清华从区里得到的实惠要比北大多，而区里对清华的印象要比北大好，为什么？北大太高高，对地方当局总喜欢提意见、提要求、讲道理，缺乏尊重，不会说“感谢”二字，似乎别人为北大做事都是应当的。道理很重要，但光讲道理是办不成事的。他希望北大以后在同地方当局打交道时换个思路：第一，学会尊重，善交朋友；第二，互利共赢，共同发展；第三，才是讲道理，以理服人，照理行事。清华在同社会打交道时，要比北大精明、务实得多。

近年来，一批清华毕业的人步入中国政坛的高层，非常令人注目，而北大毕业的高官则很少，于是有人便发出“北大荒”的感慨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

清华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，蒋南翔校长就创造了一种干部“双肩挑”制

任彦申

度，从学生和青年教师中挑选一批政治素质好、业务能力强又有管理才能的人担任“双肩挑”干部，并有相应的政策作保证，从而造就了一批复合型人才。这些人走向社会后，很快显示了自己的综合优势。当今活跃在中国政坛高层的清华毕业生，大多在学校受过“双肩挑”的训练。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，这个时期可以说是“硬专家治国”阶段，许多有工程技术背景的工程师进入政坛，这时候清华具有明显的优势。

进入 21 世纪之后，中国开始向现代化社会过渡，逐步进入“软专家治国”阶段，具有法学、商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以及现代科技背景的人正在步入政坛。在新时期，北大、清华各有千秋，北大的后发优势也开始显现。其实，不论具有清华学历或是具有北大学历的领导人，大多数并不是从学校直接进入政坛的，而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。

北大和清华不仅有“异”，而且有“同”，既是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，又是很好的合作伙伴，彼此都把对方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系。今天，不仅社会上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将北大和清华相提并论，而且政府在出台有关大学的政策措施时，也总是对北大和清华一视同仁，尽可能“一碗水端平”。

北大和清华一墙之隔，校园犬牙交错，彼此声息相通，人员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清华的成就就是对北大的鞭策，北大的成就也是对清华的激励。清华发生的事情对北大来讲既是“外交”，也是“内政”，反之亦是如此。北大的师生常以清华的经验批评北大领导“治校无方”，清华的师生也常以北大的突破责怪清华领导抓事不力。在一些重大政策举措出台之前，两校都会主动了解对方的动向，弄清对方的虚实。以至于北大和清华在入冬时哪一天开始供暖，开春后哪一天停止供暖，都会自动看齐。

摘自《从清华园到未名湖》

我曾结识一对牧民夫妇。每天清晨，当男人骑马进山放牧时，女人必定会站在帐篷门口，领着儿女，目送他赶着羊群向晨曦走去。

到黄昏时，狗叫声引得女人欢快地奔出帐篷。只见夕阳染红雪白似的羊群，男人在羊群的簇拥下，像一个凯旋的英雄。似乎在这世上，再也没有比男人回家更令人幸福的事了。

我以上就是完美的生活，在这上这就是完美的风景中，这样和睦的一家人。可

据我所知，在美国是否属于中产阶级，首先看你年收入是多少。按 2003 年的标准，单身年收入在 4 万美元至 6 万美元，或家庭年收入在 5 万美元至 7 万美元之间属中产阶级；除了收入稳定外，中产阶级群体还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。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社会上启下的中坚力量，并不单单因为他们口袋里的钱财，还要具有“一定的知识资本与社会关怀”。至于是否拥有房子或车子，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喜好，取决于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。

在华尔街，80%的白人不养车的，一次我和老板出差去波士顿，他告诉我，我要租一辆车。我感到很奇怪，他应该是养车的，便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去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车。”我想，他每年至少赚 30 万美元，为什么不养车呢？他看出我的诧异，反问：“为什么一定要养车呢？”从此，

## 秦始皇的用人手段

在大部分读者眼里，秦始皇的性格只有一面：他刚狠暴戾，野蛮冲动，多疑猜忌，冷血无情。《史记》中曾这样评价他：始皇之为人，刚戾自用。兼并天下之后，志得意满，以为自古及今，无人可比。丞相以下诸大臣，都是唯唯奉命，一切都决策于上。皇帝喜欢用严刑峻法来杀人立威，天下人于是谨小慎微，明哲保身而已，不敢尽忠竭诚。

《史记》中的另一个小故事也经常被人提起：始

## 男人打马回家来

伊尹

是有一天，女人对我说，那男人爱的并不是她。她一边往木架上晾晒奶疙瘩，一边用平静的口吻和我说话，像是讲着别人的情感故事，无关她自己的痛痒。

“他喜欢的是我妹妹，娶我的时候，他喝醉了，过了两天才醒。他经常坐在那里发呆，像一块石头，我知道他是在找我妹妹。”

我看到的完美生活，

第二天，我看到男人在骑马离去时，冲着帐篷门口的女人挥手作别，那眼中流露出来的，是一个男主人神采与气度。

瞬间就被女人的话颠覆了。一个男人，心中存着婚姻以外的爱情，而女人心知肚明，这样的结合，能有多少爱情的成分呢？

女人拍了拍手，坐下来休息，她心满意足地看着架子上的奶疙瘩，满足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每天看着他好好放牧回家，给他准备好热饭热奶茶，还能给他生一大堆孩子，这就

## 外国富人不养车

我渐渐地发现有些美国人不养车。以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曼哈顿为例，这里 95%以上的居民没有汽车，都乘坐公交车。如果周末去海滩度假，他们会选择租车。

亿万富翁、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是每天坐地铁上班，人称“地铁市长”。起先，我想那不过是拉选票的“噱头”吧。后来，我每天坐地铁上班，隔三差五碰到他，才相信不是作秀。我住进曼哈顿的罗斯福岛，这儿是各国驻联合国官员的居所，他们也入乡随俗，每天都是搭乘岛上的红色大巴出出进进。红色大巴和美国接送小孩儿上学的校车很像，一大车衣冠楚楚的外交官乘坐其中，也算是纽约的一大景观。

再来看看欧洲最富有

的城市之一慕尼黑，每天

有 60%的居民乘坐公共汽车，20%的人骑自行车出行。四个月前，我从华尔街回到多伦多，进入一家加拿大证券公司工作。这儿是加拿大金融中心，几乎在每家银行总部大楼门口，都停着上百辆自行车，很多家住附近的白领都骑单车上班。

在西方发达国家，那种将骑自行车或乘坐公交车看成是降低身份的观念早已过时。甚至有更多的人将骑自行车当做一种时尚和光荣。

法国巴黎率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“自行车革命”，从政府层面启动自行车出租服务。市政府将两万辆自行车放置在全市三百多个自行车站，同时有一套电子智能系统进行管理。如同公共汽车站那样，

[加]陈思进

这个自行车出租系统每隔 300 米就有一个自行车站，同原有的公交系统相配合，方便人们换乘。每个自行车站都有几十辆自行车，每辆自行车通过一个电子锁固定在停车位上，人们可以通过刷卡来借车和存车。巴黎人把这场环保交通革命命名为“自行车自由”。

有些人可能觉得一个城市的汽车越多，那里的生产效率就越高。哈佛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，在人口超过 100 万的大城市，汽车数量从无到有的初期阶段，生产效率的确得到提高。但拥有一定数量后，交通成本将会越来越高，渐渐地将会抵消生产力的提高。渐渐地，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。

摘自《做人处世》

是吕不韦。除此之外，秦始皇与其他重要政治人物如李斯、王翳、蒙恬等著名将领都善始善终，关系相当融洽亲密。秦始皇与李斯君臣三十年，有始有终，李斯诸女皆嫁始皇诸子，诸子皆尚公主。秦始皇对李斯用人不疑，李斯也鞠躬尽瘁。刘备与诸葛亮的际遇也不过如此。比一比汉武帝如何走马灯式地换相，如何不断诛杀秦辅公卿，就可以明白秦始皇的过人之处。在历代王朝中，秦始皇时代政治核心层的稳定性可以说是最高的。

摘自《领导文萃》

## ZHENGZHOU DAILY

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-mail:zzwbwh1616@sina.com

## 彼美人兮：宋庆龄

柯岩

我去找一个从青年时代就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的戏剧家。“请谈谈她给你的第一印象。”他沉思默想了很久，突然静静地笑了，说：“哦，她真美……”

“你第一次见她，她多少岁了？”“我想想，那时我刚二十多，她该已是四十多岁，不，不对，她是 1893 年生的，那时已经五十出头了。”

“还那么美？”“美极了。”

“你说具体点嘛！”“……一个朋友来通知我，夫人要接见我和另一位同志，我们去了。那是当年福利站一间办公室，又小又黑，里边有好几张桌子，我心里正奇怪：怎么，孙夫人，国母，就在这样的地方办公？她从桌子后边站起来和我们握手，说……好像是‘欢迎你们来一道工作’之类的话。”

他停住不说了，我只好催促：“还说什么了？”“好像没什么了，她一向说话很少的。”“你说什么了？”“我‘好像什么也没说。天哪，这么漂亮，这么年轻，我完全呆住了。”“她穿什么衣裳？”“旗袍。”

“什么样的旗袍，什么颜色？”他捧着头想了半天：“忘掉了，一点也记不得了。”

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，而他竟——我气得叫起来：“亏你还是个艺术家，还写剧本哪！”“那有什么办法？我们俩，又不是我一个，都那么呆呆地看着她，完全傻掉了。”“比你一生所见过的美人都美？”“当然。”

“你这是完全入迷了。”“对，入迷了。我想，只要是好人，就不可能不被这样的美所征服。”

“我给你形容形容。”“我是指什么？”“他害怕地看着我，唯恐我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似的。”

“周恩来。”我说。“总理是男人呀！”他说。

我说：“对！总理是男人，他的魅力是男性的。而她是女性的，但就其本质来说，他们的气质是相近的。因为他们的魅力都不是单一的，肤浅的，而是来自他们的整个生命、全部历史。无论从外形、内心、意志、信念、胸怀、文化素

“圣洁的美？”“对。”

“端庄的美？”“嗯，不过……”

“典雅的美？”“都对，都是，但又都不完全。那是那样一种深沉的、内在的，十分丰富，却又无比强烈，令人不可抗拒……让你几乎不敢形容。因为似乎不论怎么形容都会失之于肤浅……这是一种气质、一种风度……我打断他说：“那么，我试着用自古以来各种形容美人气质、风度的词来问，好吗？”

他点点头。“仅态万方？”我试探着说。

他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
“雍容华贵？”

他叫了起来，好像牙疼一样：“我最讨厌雍容华贵这个词了，用这个形容词她，是对她的一种贬低，她是那样的纯朴……”

“难道她不高贵？”

“当然高贵。但她决不是宋美龄那样的贵妇人。宋美龄在重庆也见过的，那才真是‘雍容华贵’、‘仪态万方’哩！”他带着一种轻蔑的嘲讽说：“不，完全两样的。当然，她不是贵妇人。因为她不仅是真正的第一夫人，她本人还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。可她又绝无通常所谓的政治家的派头，她是那样女性，那样柔美，那样书卷气……”

我徒劳地又举出不少书报、银幕上见过的一些美丽的女皇、政治家、艺术家、学者明星，甚至一些经典著作中的艺术无法形容……但他都一一否定，说“根本无法相比”。

我沮丧了，喃喃地说：“她自然不是太阳，也不是月亮。”

“月亮只有一点点像。”

“也不是高山……那么，她是大海。”他的头抬了起来，说：“这个对的。”

我说：“那么，我有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了。”

他害怕地看着我，唯恐我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似的。

“周恩来。”我说。“总理是男人呀！”他说。

我说：“对！总理是男人，他的魅力是男性的。而她是女性的，但就其本质来说，他们的气质是相近的。因为他们的魅力都不是单一的，肤浅的，而是来自他们的整个生命、全部历史。无论从外形、内心、意志、信念、胸怀、文化素

养及人格力量……记得吗？有个外国记者这样描述总理：周是这样地富有魅力，这样地有教养，以致任何一个文明人，在他的面前都会感到自己只是个野蛮人……”

“这倒有点对。”他想想又笑了，“比较接近。但她毕竟是个女人，让她在她面前总产生一种愿意为她挺身而出，赴汤蹈火，虽肝脑涂地而不自惜的感情。”

“难道你在周总理面前没有这种感情吗？”

“有的。”他承认，“不过，好像总是总理在保护我们。”

“难道她不也是始终在保护你？”

“是的，实际上她也一直在保护着我们……对了，似乎对了。不过，她比较像‘文革’后期的总理，不像，也不对，我最初见到她时，她也有点年轻时

时候的周总理，温文尔雅、风度翩翩，又生气勃勃……让我再想想吧，你都把我搞糊涂了。”

他糊涂了，但我却越来越明白了。我怀着那样迫切、那样热烈的激情，重新扑向我收集的所有素材、史料；那样细致地比较她每一个时期的每一张照片，越来越发现，在这点上她也和周恩来一样：年轻时很难说是特别美，而越上年纪越美。是那样一种成熟的、完善的、又独具性格魅力的美。

我越来越兴奋，一种在创作中不易出现的兴奋、喜悦和满足的感觉终于来临，她在我心里完全活了起来。以致无论我在干什么，我的耳朵里尽是她的声音、话语，我的眼里全是她的影子、她的活动……

我完全全地入迷了。

一个星期之后，我又去找那位戏剧家，说：“谢谢你。现在再问一个最后的问题：她一直美到什么时候？”

“什么时候？她从没什么时候不美呀！”

“她六十岁的时候还美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七十岁呢？”

“还美。”

“八十岁呢？”我大声问。

“还美，还美。一直美到死。”

他也大声回答，笑了起来。我也笑着，我完全懂。因为她在她眼里也是这样。她死前不久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的那张照片，哪里像一个年近九旬即将弃世的老人？没有一点衰败垂危的影子，仍然那样充满了勃勃生机的美。

摘自《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》

## 名流故事

### 寂寞与荒凉的游走

贾毓琪

办婚姻中军阀的儿子王思甲同居于旅馆。拖欠大量食宿费用后，他却一去不回。房东遂将身怀六甲的萧红扣作人质，并欲卖到妓院。惊恐中，她写信向《国际协报》求救。来营救她的萧军报了她的宿命。他的义胆柔肠打动了她，她的文学才情征服了她。二人结为夫妻，开始一段一贫如洗、共患难的生活。

1935 年是萧红这辈子，唯一最幸福的一段时光。然而世间的幸福总是在短暂的盛大之后，便迅速枯萎。萧军是那个时代真正的“侠士”，他身材高大，义薄云天。从前，曾筹划过抗日队伍，因此他的文学观念中有着极强的使命感。这样一位热血迸流的文学斗士，怎么可能与内心荒凉入骨的萧红相

依为命。他暴躁的性格与她忧郁的内心是难以协调的，裂痕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明显。最后她背着伤痕和眼泪离开了。这个曾将她从“地狱”中拯救出来的男人，再次让她品尝到绝望的煎熬。

她的第四个男人端木蕻良性格软弱，两人辗转四川、香港后，终至分离。

叹其一生，萧红始终还是对萧军一往情深。在萧红手简上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在人生的路上，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足迹旁边，也踏着他的脚迹。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。”纵然是一个悲剧，但他们真的爱过，他们各自坚持的东西，却又不肯妥协，他们是注定两两相望的。

在她最后的时间里，她留下了痛苦幽怨的呐

## 如果不是欧文·斯通

徐卓人

社一一拒绝：“您怎么可以要求我们，让正处于萧条时期的美国公众，接受这个关于一位默默无闻的荷兰画家的故事呢？”

这样的境况真是可怜。与今天这部书已翻译成 80 种文字、销出 2500 万册的盛况相比，你会怀疑我的叙述是一种夸张的虚拟。欧文·斯通的手稿后来终于在删减了 1/10 后，为英国一家老出版社的小分社接受。出版的当天，那位小分社的社长神情阴郁地祈祷：“我们印了 5000 册，我们还在求神的保佑。”

是呀，梵高算什么？他仅是个落拓于英国、比利时的、荷兰与法国的“乡巴佬”，是个从来不去沙龙为绅士淑女画像的“怪物”，

高的一生，是人所经历过的最为悲惨然而成就辉煌的一生。”

只为了感动才写，只为了崇高才写。在 1927 年纽约格林威治村那个单身宿舍里，作家的灵魂明净如镜，清澈如碧玉。我看见，世间一切为了功利的丑陋、造作、矫情、贪婪，都在这样一种作家、这样一种写作的面前羞愧地低下头来。

英国那家小出版社长的祈祷一直虔诚地回响着：“我们只印了 5000 册，我们还正在求神的保佑。”神到底保佑了他，全球到今天为止有几本书能有 2500 万册这个销量呢？

这是对作家这样崇高的写作的一种回报。

也是对画家这样圣洁的创作的一种回报。尽管这种回报来得太晚了些。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摘自《幸福》

摘自《领导文萃》

摘自《做人处世》

摘自《从清华园到未名湖》

摘自《领导文萃》

摘自《幸福》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

摘自《光明日报》